

峨眉劍俠

李忠田

黑龍江人民出版社



武侠小说

媚剑侠“回”

李忠田 编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89年·哈

责任编辑：钱 晔

封面设计：姜 永

峨嵋剑侠泪

Emei Jianxiao Lei

李忠田 编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• 印张 13 6/16

字数：270,000

1989年9月第1版

198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 9,648

ISBN 7-207-01115-6/I 226

定价：4.60元

目 录

第 一 回	芙蓉池畔俏女轻生遇仙人..... 1 金佛寺内白鹤夜探遭毒针
第 二 回	青明长剑再现掠天青.....16 血玉鸳鸯又浸青春血
第 三 回	尺宽丢魂洞惨留丢魂歌.....33 双合鸳鸯剑苦隔鸳鸯梦
第 四 回	千手圣佛 一世英豪终遇难.....49 东海神婆 百年仙丹始相赠
第 五 回	夜战翠莲川英灵含恨击碧水.....65 晨出蟒蛇穴长剑卷仇断青石
第 六 回	星月夜 恶邪饰鬼比鬼恶.....82 悲愤日 痴情成疯较疯痴
第 七 回	俏花坡俏女偶斗月牙梳.....98 白草崖白翁酷战燕子矢
第 八 回	姣姣行为使杀机少杀机..... 115 忡忡立因逢伤情多伤情
第 九 回	寻金尊 多谢樵夫半支歌..... 133 下凤山 少问媛女一条路

第 十 回	星星湖误对情人伤情人 狮子口意救先锋害先锋	151
第 十一 回	潭清清 江南名妓贞断魂 箭嘯嘯 扬州豪杰义染血	168
第 十二 回	白云谷紫金刀破阵血成河 幽竹寨裸身女救难情至呆	186
第 十三 回	熊熊火中老家人抱恨惨焚死 溶溶月下少尼姑诉冤苦领路	203
第 十四 回	阎寨主暴性自刎青石崖 郝大侠洒泪辞民玉水泉	222
第 十五 回	九寨主人头坠山谷 一将军身骨碾肉泥	241
第 十六 回	卫将张五刀砍敌兵四百名 大帅于兰枪挑滚车三百辆	258
第 十七 回	独醉翁痛骂妄生黄室公 众剑侠默拜义亡贫家女	276
第 十八 回	救小姑白玉娘献身绣榻上 灭贼将吴弋侠幻饰哑仙翁	295
第 十九 回	失足绳桥巧在情妹驾云来 身入仙庵只因小尼带路去	313
第 二十 回	北脉岭上飞身摘下副帅旗 藏娇屋内隐形擒住天门将	331
第二十一回	吴三元展绝刀劈安南贼 马金梅施计巧得陷阱图	348
第二十二回	三大侠吐恨杀妖金鸡岭 一少女受辱盗图醉香洞	367

第二十三回	取金印赴险无底井 386 杀齐王被困地龙厅
第二十四回	千秋功德义士浴血卫国土 402 万古遗恨天子赐酒亡帅魂

第一回 芙蓉池畔俏女轻生遇仙人 金佛寺内白鹤夜探遭毒针

众剑侠一齐向醉然施礼道：“多谢仙僧指点。”待众人抬头望时，醉然已无影无踪了。

朝阳中眺望起伏无垠的峨嵋山脉，岭相连，峰相叠，远合于穹空云幕。近处峦辉川媚，满山青松翠柏一抹苍黛。面前金凤山犹如一架古琴，东西而卧，山北坡，星星点点几十户人家，坐落在稀疏的树木丛中，高低不等的舍墙内，隐升几缕袅袅炊烟。

此时此地应该如何？众剑侠围拢一处，你言我语，犹豫不决。

自从走出大明营，已经苦战两天两夜了，众剑侠皆感到心力疲惫。

诸葛平道：“我意派人去大明营回禀元帅，说侠义营各位暂在金凤山候令。”

马金梅道：“言之有理，可谁去禀禀大帅呢？”

白坤道：“我去吧。”

众人皆知白坤行动迅速，都点头同意。刚欲上路之际，忽见北空上一只粉红蝴蝶飘飘而来。白坤大声叫道：“师妹来了！”

陶艳春浮浮荡荡来到众侠头顶，收住金丝荷花灯，坠落草坪之上。环视众人道：“元帅让我转达他对众侠的敬谢之意。”

众人忙一起面对北天施礼道：“谢元帅。”

陶艳春又道：“严其被盗，请师兄白坤回营照顾父亲，我去寻回严其。”她看了白坤一眼，然后转日向吴三元严正道：“于元帅令吴三元为侠义营之首，去金佛寺斩草除根。”

吴三元陡然抱拳向北道：“尊令！”

陶艳春想上前与吴三元说几句话，无奈那么多眼睛盯着，略怔后只好向丈夫深情一笑，然后向白坤道：“师兄，我们走吧。”

白坤深深一拱，告别众人，一只手抓住师妹的剑柄，与师妹一起飞过“鹰愁涧”，奔北而去。

众剑侠目送白坤、陶艳春无影无踪后，方才一同起身，奔向金凤山。

陶艳春把金凤将白坤送往大明营后，又擎金丝荷花灯飞入山林，凝神下视，一处处寻察严其踪迹。

她深感到自身的责任重大。严其是祸国殃民的毒根，若不将他及时捉回，定会另有风浪再起。今番领令寻捕严其，虽觉身单势孤，可急紧要事在身，岂能恐惧！她出营之际，已嘱咐过陶梅，若是看到空中百步电光锤连晃三晃，即来相助。

陶艳春空翔自如，矫若游云，翩如鸿雁。她翔至峨嵋山西北角一条长丘之上，忽见稀疏的松林里，似有人影疾动。她急急下坠，悄悄落身在一棵多枝多叶的大树上。

但见一位身着豆绿色衣裳的少女，背着一位白发老人匆匆而行。那女子大概有些疲惫，放下老者，站在一边擦拭汗水。陶艳春细目一顾，原来少女是刘翠萍，老者正是严其。

陶艳春无暇思量，拔出双锋剑，欲纵身上前。

突然见一阵旋风将严其提到半空中，然后摔下来。刘翠萍匆忙追上，伸手想接严其，可那旋风呼啸一声，又提起严其，甩向另一个地方。一连四次皆是如此，刘翠萍仰天长叹道：“难道天公不允我救严其？”

看来也甚奇怪，刘翠萍不上前了，严其却坐在那里不动了，呆呆如木人一般。

也许是刘翠萍悟出了天机，她将长长的发辫疾缠脖颈之上，头也不回地步向丘下的一汪清池，这清池离严其坐处仅十几丈远。陶艳春弹身隐入其间的草丛之中。她虽是独身前来，倒想将这二人一起拿住，送往明营。

刘翠萍来到池边，洗洗脸后，轻轻用纤指理了理额发，整了整衣襟，对着清澈见底的池水，呆痴地看着自己的面容，宛如一朵憔悴的芙蓉浮在水中，不禁伤感万分。少许，她转过脸来，迎风而立，凄然道：“不怨苍天违小女心愿，看来命该如此！眼下我日暮途穷，只得一死了。”刘翠萍言罢，双手掩目呜咽，凄哀的哭声时高时低。她猛然间挥袖擦去面上的珠泪，甩脱脖颈上的发辫，“霍”的一声拔出青明剑，双膝跪地，面向东方道：“父亲，恕女儿不孝！”言罢，双目一闭，一道寒光横向脖颈。

陶艳春为想留个活口，刚想上前拦阻，忽听到刘翠萍面前有人言语：

“姑娘，你那把剑抹不进脖子的，不信你试一试。”

“可恨的醉然，你意将我如何？”刘翠萍收下青明剑，抬脚站到一个土堆上。陶艳春细看，哪里有第二个人，分明是刘翠萍自己答对。陶艳春茫然之际，又听有人道：“你为贫僧阻拦了你想做的三件事而恨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欲杀杀不得，想救救不得，想求求不得。”

“姑娘，我不想与你分辨，贫僧将你的身世实说了，你便知如何是好了。”

刘翠萍不动不语，站在那里听醉然叙讲。

十五年前的一个春天，山东省薛城府柳青镇三里外的落雁滩上，柳絮如雪，桃花似锦。一个年轻红装的少妇手拎竹篮，不时弯下细细纤身采撷春菜。抬身之际，轻唤着身后女儿：“梅子，快来呀，妈给你捉花蝶儿。”

“妈，我要花蝶，在哪儿？”梅子虽刚会说话，但说得句句清晰。她身着红衫红裤红鞋，三寸长的发辫上扎着一朵红色绢花。她跪到妈妈身边道：“妈妈，花蝶在哪儿呀？”

妈妈悄悄向草尖上一伸手，然后在梅子的额前一晃：“在这儿。”

梅子十分欢喜地接过彩蝶道：“妈，再给爹爹捉一只，好吗？”

少妇被女儿的话逗乐了，一把抱起梅子，亲昵地吻着她的小唇。

正值母女欢欣之际，一阵清风飘来，居然是两个年轻男子，踏着草尖行来。少妇见了，抱紧女儿忙低下头去。

听得一男子道：“这女子有倾国倾城之貌，今天倒很有眼

福。教主，你我晚些赶路，你不妨玩赏玩赏她吧。”

少妇闻听魂飞魄散，抱起女儿就跑。只见几缕白雾扑向母女二人的面门，母女俩双目一闭，昏倒在地。

“请教主稍候，我去扒光她的衣裙。”那男子将年轻女子抱到教主面前，解开上衣，随手一提，脱掉裙裾。

教主贪婪地望着地上的女子，一声淫笑，脱掉僧衣，……

一阵过后，教主起身道：“我先做了，不要嫌弃，你也一尝仙乐吧。”

那男子伏下身去，张着大嘴亲了亲女子的乳头，而后将那昏迷的少妇也凌辱一番。

二男子还有一分人性，玩乐之后，将衣裙给女子重新穿好。

“教主，看这女子模样，决非俗家少妇，为免今后风波，不如送她归天。”

教主点了点头，一扬手掌，女子绝气而亡。

“教主，这三岁小女给我吧，日后能有用途。”

“你刘其昌倒是大口胃，连吃带拿。不过，你要用迷魂之法，使她忘却记忆才好。”

“是！教主。”刘其昌抱起梅子又道，“长大了，她会为教主效力的。”

二贼纵起身形，浮行草上，很快无影无踪了。

时近中午，一位少年公子，哭喊在少妇的身边：“碧玉，我不该让你只身前来荒滩挖菜，是我断送了你的性命，我该死啊！”

他哭天恸地，直到天黑，泪水枯竭，呆呆地一言不语。

他妻子是柳青镇王员外家的独生女儿，而今不明不白地妻亡子丢，向岳父如何言讲。自己又上无父母，中无兄弟姐妹，眼下悲痛心碎，孤苦零丁，不如上山为道，弃文从武。

他罪拜岳父母后，掩埋了娇妻。一天夜里，登上了山东玉兴岭天井观，隐下孙天华真名实姓，绝世为道，清号为柳叶。

刘翠萍听到此处，已泣不成声，她双膝下跪，哭道：“父母亲，小梅子认贼作父，漫天大罪！”

陶艳春隐在草丛，心如刀绞，泪水也湿透了胸衣。她真想跃出草丛，拉住刘翠萍的手，宽慰她一番，但她怕惊搅了仙僧。

刘翠萍一声长叹，泪眼直直地望着东方，凄然道：“没想到人间竟有这等冤痛事！父亲，梅儿要去寻你，你还能认得孩儿吗？”

“认得的，这里有你母亲的一副手镯为证。”

“哗”的一声，一副银光闪闪的手镯，抖入刘翠萍的手中。

刘翠萍捧着手镯，哭得死去活来。突然，她站起身道：“醉然仙辈，我的脱凡追风轻翔术，无疑是刘其昌所教的了？”

“孩子，你见过刘其昌施过此绝技吗？”

刘翠萍摇了摇头。

“你五岁那年，二月初二夜中二更之时，贫僧将所采集的五岳五处五色晨露，和上四海四方四彩云气，点入你的百会穴，使你软了筋骨，轻了体姿。只要你足敲地阴，即可翔空追风，而刘其昌误认为你是胎生如此。”

“可这把青明剑，实是刘其昌之物了。”

“他给你的是一把普通的刃剑，是经贫僧在你接剑之时，悄悄吹一口天地所酿青光之气而成宝的，这剑只能你用，不信，换到他人之手便会成为平平一般。”

刘翠萍听后立即又下跪磕头道：“仙人，小女子重礼了！你是我的仙师，你是我的恩人！”

“刘姑娘，快快起身，去做你的事吧。”

“仙师留步，我当如何？”

“姑娘，事在良心，良心乃天地之正气也，这些不必向你多教了。”话音停时，只见轻风一旋，漫过了芙蓉池。

刘翠萍双手按地，深深叩头，觉得轻风远了，方才站起身来。

秋光之中，刘翠萍此刻分外娇俏，她满面粉红，秋波莹莹，豆绿紧衣更显得纤腰袭人。她脚尖点地，飞到严其面前。

草丛中的陶艳春，心中忐忑不安，暗想道：“若她一剑杀了严其，岂不坏了大事。也许她能将严其送回大明营？待我细细察看一番。”她暗中向前挪动十来步，然后隐身细听。

刘翠萍到了严其面前，不知怎的，严其突然从昏迷中醒来，他抬起眼皮问道：“刘姑娘，你带我去何处？”

“先去珍宝洞，取得血玉鸳鸯等珍宝后，奔金佛寺。”说完，背起严其，向峨嵋山紫霞寺后院方向纵身而行。

陶艳春也跃出一片碧青，于三十丈远处，紧紧暗随。

话说众剑侠来到金凤山上。吴三元道：“苦战昼夜，众位皆已疲惫，大家分头向山上人家寻些吃饮后，各寻歇息之

处，待明天清晨再作道理吧。”

众剑侠随意相约，分向林中三三两两人家。

吴三元吃喝之后，觅得二间草房备宿。这草房竹门竹窗竹床，虽是石墙，但很幽雅。他倚卧床上片刻，感到闷气上心，便走出房来，步向山野。

吴三元登上山顶，放目浏览。

时序正是金秋九月，满山碧碧青青，梯田间庄稼摇红荡金。雪白的羊群浮动在坡岭之上，不时传来一两声爽甜的牧歌。

放眼山腰间一方泉池，池内流出一股清溪，悠悠缓缓向坡下淌去。满坡翠竹婀娜，野花含羞。那弯溪绕绕缠缠，悠悠潺潺，吴三元见此情景，更增加几分幽闲雅兴，下了山头，来到溪边。

吴三元迷醉于山青水秀之中，忽然见几丈远处溪对岸的竹林一晃，一动，一个红衣少女手拎花篮，轻盈走来。他忙低下头去看足下的水花，一串银玲般的笑声甜透面前的山风，传入耳中。抬头细看，那少女已挽裤赤足，走进眼前溪中，雪白脚面撩起几颗水珠，飞到吴三元的衣襟上。那少女捂住樱口一笑道：“不要躲呀，接住我的花篮，我过去。”

吴三元暗想，山里女子大都粗野，纵有失理之处，也是天真所为。此刻，他没注意，随着一阵风，那花篮已向他飞来，他忙伸手接篮之际，少女已到了他面前。无意中他一抬目，见这少女小巧玲珑，玉软花柔，衣薄如翼，绢纱之内，玉肌闪香。他急忙转过脸去：“姑娘，给你的花篮。”

那少女伸出玉指，抓住花篮，却不从吴三元的手中拿

去，一双含露的杏目，深深盯在吴三元的脸上。吴三元欲撒手之际，少女才将花篮捧到胸前，然后上了溪岸，转身嫣然一笑：“壮士，你不知山里的规矩，这般花期，应留下一枝的。”脆语中，一枝红花已飞落到吴三元的手上。

再看那少女双袖抖霞，几步一回首，微笑着轻盈而去。

满天繁星。众剑侠各自安息。吴三元倚卧竹床之上闭目养神。睡意中，只觉一阵粉香扑向了他，柔柔细细的一个人儿贴身而卧，脂香沁人的脸颊忽然靠近了他的面孔。吴三元敏感到决不是诸葛英，他一翻身站到床前，疾速地点燃起蜡烛，见床上一少女慢慢坐起来，却不掩饰裸露着雪白的乳胸，光洁的大腿显露在裙衫开处。她一闪秋波，纤指掩面道：“谁叫你白天在溪水边收了那朵花的。”

“谁家女子，快快出去！”吴三元毅然一把拉起那女子，拖下床来。

那女子并不整理衣裙，慢慢站稳，挪动娇躯，柳眉微抬，一歪头道：“能福则福，能乐则乐，为仙也。我知道你是天下少有的美男子，难道我这十七未绽欲绽之花配不上你？”

“不要多讲，在此不远是师妹诸葛英，她听到后会来杀你的。”

“她已经昏入迷茫之中了。”

“你，你何人？”吴三元顿时醒悟，斥道。

“溪边摘花女。”言间她轻轻一飘，坐在床上。

吴三元已知这女子并非俗辈，纵步床头想拿金刀。

“拿刀吗？看，刀挂在梁上。”

横梁之上，金刀贴梁而挂。吴三元纵身跃向横梁，在手

离金刀寸间，忽觉一片东西撞痛手腕，他伸指抓住，落身一看，是块手帕。

“姑娘，你尚好功夫！”

那女子笑了：“你又接我一件东西，怎个说法？”

吴三元扔还手帕后厉声道：“我并非草莽之辈。姑娘，我不杀你，请出房去！”

“也可，请你给我开门吧。”

吴三元转身欲去开门，但见门处明光光四把亮剑着地而插，他躬身拔剑，剑虽插地不深，却难以拔起。

“美男子，这是双合鸳鸯宝剑，谁都不愿意先起而离，不信，你就拔它到天亮。”

吴三元心中气恼。心想，来者决无善意，于是反身抖掌，推向那少女。只见少女在床上一扬衫袖，接住了掌风。

“美男子，你掌功欠绝。”

吴三元火气冲天，斥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快快讲来！”

“你太不知受福了，我乃双合鸳鸯剑玉虚仙子婢娥，宏葛是我的舅舅。”

吴三元听此顿生杀机，抬头看了看梁上的金刀。

“好吧，我不难为你这正人君子。”婢娥跳下床来，“臭犬仗，峨嵋山已人亡势灭，剩下一二在金佛寺内，你等何必斩尽杀绝！”

“宏葛罪大如天，岂能饶恕！”

“你如此铁心于大明，我意今已无望，天亮怕你等进不得金佛寺门。”

婢娥飘身至门处，晃手间，四剑收合为二，她把剑放在

一只手中，一跃身摘下金刀抛给吴三元。吴三元接住金刀，一晃身形纵出竹门，站到院中，拦住嫦娥的去路。

“吴大侠，你我不要刀剑相撞，后会有期！”

嫦娥刚想飞身上房，忽听一个女子喝道：“慢！”随声夜空中落下一个人影，这人影一侧身从背上放下一个伤者，然后一抖剑站到嫦娥面前。

嫦娥悠然说道：“我知道你是马剑客。你我不必一战。地上伤者是中了雌性梅花毒血针，快用这雄针救他吧。”说话间，一件小巧东西从她手中飞落在地，再看时，她已上房而去。

“马剑客，速给白大侠取毒。”吴三元说着将白鹤背进屋，放在竹床之上。马金梅取出雄性梅花针，向白鹤大腿处拨那五根雌性毒针。行针之际，吴三元问起二人为何落得这般情形。

原来，夜入二更，马金梅悄悄从诸葛英身边爬起，关上后门后，飞身往金佛寺而去。

马金梅施夜行轻功于高墙之上，绕金佛寺一周后，重新落身在金佛寺大佛殿上。游目四顾，这金佛寺四面环山，于平丘之上面东而坐，大佛殿前是百级石阶，直通寺门外一片开阔的山地；大佛殿后，是左右厢房，高低不一，建筑多奇。再往后是一弯长廊南北横卧，长廊后是一多竹多草花园。看来这金佛寺并不多秘多隐，难容甚重的杀机。马金梅看到此处，于大佛殿轻身飞向右厢又转向左厢，皆见烛火通明，不见人影。她略微思付后，又跃翔到长廊檐内，长廊弯曲宽敞，石鼓石桌相横一侧。她悄步而行，从南至北没有发现什么。